

百姓
故事

悠悠岁月客运情

□曹银员

仲夏的一天中午,耄耋之年的父亲飘洋过海来到宁波市明州医院看望我,我惊奇地问:“您怎么一个人从岱山海岛过来的呀?”他笑呵呵地说:“我早上从岱山汽车站坐开往宁波南站的班车,想不到不足三个小时就到达宁波站了,然后转坐出租车,不到半小时就到了你这里。你看看,现在岱山与宁波的交通真是方便啊!”我心头一震,眼窝热了。

长居舟山群岛岱山悬水小岛的父亲很少外出,算起来已经有十几年没来宁波了,要不是我这次出车祸住院和交通便捷的话,八十多岁的他,是不可能独自出远门来宁波的。

改革开放40年来,海岛交通运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而在我心里,颜值最高的要算岱山至宁波长途客运了。它是我来来回回经常跑的一条非常熟悉的路线。

“出岛帆船摇,上路四脚爬”是从前海岛人出门难的真实写照。想当年,岱山岛上只有一辆搭个帐篷的货车作为交通工具,来回于高亭与东沙间,且每天只有两个班次,后也因经营困难而停运。百姓出门,商贾往来都是靠步行。海上客运也只有几只小帆船或抗风能力极差的机动船,且要候潮行驶,无定时、定期、定线可言。那年月,去一趟宁波,宛比登天还难。

有一次,居住宁波的姑婆病重,父亲按捺不住想念之情,总想去看望她,可坐轮船难上难。父亲一脸无奈,当闻南峰有一条渔船正好要去宁波时,就托人说情,顺便搭乘这条木帆船前往。木帆船是撑起帆篷利用风力作动力的,起初顺风顺水,帆船乘风破浪稳稳地行驶,可当进入茫茫大洋时,不料老天爷不作美,天空骤然下起了大雨,随即海面上呼呼地刮起了大风,渔船随阵阵劲风不停地倾斜,随时有被倾翻的危险。船老大见情况不妙,急忙下令收拢帆篷。这时,失去动力的木帆船像一片落叶掉在海面上随波逐浪,并不停地上下颠簸,左右摇晃,在浪涛无情扑击下,船体不时发出“咯咯——咯”的响声。

父亲吓得七魂掉了三魂,躲在船舱内不敢出来。失控的渔船像病汉一样有气无力地在海上漂呀漂着。这样历经四个多小时的煎熬后,风力才渐渐减弱。渔船终于重新撑起了帆篷,继续行驶。两天一夜之后,渔船终于靠拢甬江一座破旧简易的码头……

随着时间推移,海岛与宁波的交通逐渐得到改善,宁波益众轮船公司“益众2”轮和岱山轮船行“小岱山”轮相继航行,航线自宁波—沥港—岱山,两轮对开,日航1班。这是由岱山通往大陆沿海城市的首条客运航线。从此之后,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,海岛客运日新月异,岱山—宁波航线的客轮,先后有“益众4”轮、“中浙8”轮、“浙江503”轮、“天宁”轮、“天一”轮、“浙江606”轮、“天妃”轮、“天宁”轮等等。

记得我第一次乘轮船是在岱山中学读书,和同学们一起去宁波四明山拜谒革命先烈。轮船并不大,坐在客舱里,我感觉晕乎乎,空气相当不好。高亭—沥港—镇海—宁波,全程有46海里,需六个多小时航行,风浪稍大些,轮船会反复颠簸。须臾,我晕船了,呕吐不止,差点儿把胆汁都吐出来了。

后来参军赴北疆、回家探亲、去甬城串亲戚等,都离不开这条航线。美中不足的是,轮船行驶速度太慢,乘船时间过长。

改革开放以来,海岛交通运输事业突飞猛进。尤其自1986年12月开始,岱山实行了客滚船(车渡)运输,从此,岱山客车与定海、沈家门相通,通过定海鸭蛋海峡渡轮至宁波白峰直达宁波,使岱山—宁波的客运旧貌换新颜。

此后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在宁波安家、工作,我和妻子跑宁波次数渐增。那时候赴宁波有两条线路可选,一条是岱山—镇海线;一条是汽车轮渡线。一般4个小时内即可到达宁波市区。

2009年12月,舟山跨海大桥全线通车,这给岱山长途客运带来了弥足珍贵的新机遇。特别是岱山—宁波线,沿途客运时间比原来整整缩短一个多小时左右。天蔚蓝,风轻柔,宽敞整洁的大巴在平坦的大道上行驶,愉快地眺望窗外移动着的美景,乘客们的脸上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!

现在,岱山汽车站至宁波南站和北站,每日有8个班次,且春节等假日还有加班车,真是安全、方便、有序、快捷啊!难怪父亲他老人家乘坐了一趟车,连日来都赞不停口呢。



防蚊绝招

□米丽宏

张爱玲的《倾城之恋》写到一种蚊子,它们在夜色里,频频光顾男女二主,为一场世故算计的恋爱,插了一段有声有色的旖旎小曲:那时,范柳原和白流苏坐在浅水湾,流苏嚷有蚊子,两人劈劈啪啪互打,笑成一片。

忽而,流苏终拂袖而去。她定是挨不过那蚊子所赐的奇痒。那种叫“沙蝇”的蚊虫儿,咬人神速阴狠,瞬间赤点红斑,比蚊子痒十倍;流苏小姐在情人面前搔皮挠骨,跳脚抓狂,怕是要失体面的。

真的,有时候,痒比痛更让人难受。这是蚊子赐予我们的一种奇特夏日体验。夏天,我们注定与蚊子相遇、纠缠、死磕。它吸你的血,你要它的命。它馈赠你红点、红斑、朱砂痣以及搔之挠之的奇痒;你防、避、躲,避之不及一通灭蚊剂狂喷,一拍子接一拍子猛抡,蚊烟缭绕,蚊帐里听它在旁侧不甘地絮飞。

明朝文人沈复将“蚊”拟鹤,昂首观之;又把蚊子留帐中,喷以烟,使之冲烟而飞鸣。怡然作“青云白鹤”,听“鹤唳云端”。真是闲的!换了我,真的没法那么浪漫。

这瘦脚伶仃的主儿,伸长长吸管,嚤嚤而来,我就反射似的这一下那一下痒起来。“小飞贼,出水中,干坏事,狠又凶,偷偷摸摸吸人血,还要嗡嗡议一通”。说得不错!你说说看,蚊子除了细脚略如鹤立;那贪婪、那猥琐、那吸血的偷偷摸摸,哪有点点鹤的风仪?

长夏斗蚊,各有风姿。

蚊烟熏蚊,也熏人;蚊子熏跑了,人也熏晕了。我小时,熏蚊都是用艾蒿编织的草绳。艾草性温,防蚊不杀蚊。艾火一熄,那些熏蒙的蚊子,又弹腿儿摇摇晃晃起飞,休养一日,继续来袭。往往,我们梦里都在伸手挠痒痒、骂蚊子。醒来,枕上一拍头,见娘早已蹲那儿,呼呼地吹燃艾草火绳。一片猩红火光,映红了她的脸。

袅袅艾烟,换半夜安稳。

蚊帐,属物理防御,简单无公害;只是,总是有点闷。你安卧帐内,听那厮火冒三丈地在旁侧叫嚣盘旋,似在叫阵:“有种儿出来斗!”你二郎腿高跷优哉游哉:“嘿,你倒是进来咬呀!”然料不到蚊子进化出来的特异功能,个个装了雷达似的,夜半循入蚊帐来。

杀虫剂什么的,有副作用且不说,如今也不太灵了。现代版蚊子从农药、化工污水中浸泡而生,体大膀粗,浑身斑点,毛茸爪子,奋声如雷。刺一口,皮肤红肿一大片;痒起来,翻波腾浪无休止。那是痒在骨髓里啊,愈抓愈痒,愈痒愈抓,直到皮破血流,艳如桃花。

吃大蒜,用蒜臭熏蚊子啦,床头放揭盖的清凉油、风油精啦,装橘红色灯泡啦,B族维生素涂抹皮肤啦,室内外摆夜来香、玫瑰、薄荷、米兰啦,等等,防蚊妙招水陆空齐全。有朋友提供一个奇葩的生物防蚊法:卧室放口小缸,里面养点青蛙。蚊子喜水汽,会在水边聚集,好,青蛙的用餐时间到:长舌一卷一个、一卷一个!只是,呱呱呱!卧室变池塘。

其实吧,万物都可反过来细究,蚊子那厮,还是有点想头的:一,它不管你穷富、尊卑、老嫩、妍媸,绝对一视同仁。二,《伊索寓言》里,蚊子用智慧制服强大的狮子,避强袭弱,灵性。三,不自卑不渺茫不自夸不浪费;吸血那是按需所取,决不贪占。

防蚊,斗蚊,不仅得制其短处,还得胜其长处,这个物种强大的生存能力,还是能给人一点思考的。